

半村野人閒談
百可漫志
雲蕉館紀談



半
村
野
人
閒
談

姜
南
纂

中
華
書
局

半村野人閒談

此據藝海珠塵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半村野人閒談

姜南簋 南字叔明，號蓉塘，浙江仁和人，明正德己卯科舉人。

用刑

周公政書謂刑亂國用重典。林少穎曰：以其頑昏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威強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高皇初定天下，承元大亂之後，痛五教之大壞，疾四維之不張，於是用重典以治之。迺有刖、膝、斷趾、鉤、背、剝皮、腰斬、坑醢之刑，蓋不如是，則相沿弊俗染人之深，不易驅之於禮義教化之中。亦聖人揅偏拯弊之權，非衆人所能識者。又按宋太宗時，光祿寺丞通判彭州錢易上疏，乞除非法之刑。曰：古之肉刑，尙以爲虐而絕之。近代非法之刑，乃或支解、鑿割、勾、背、烙筋，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未息。臣愚以爲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臣謂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旣愛其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戒，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乞禁非法之刑，止從絞斬。易、吳越王鏐孫弘侬之子也。夫宋初懲五季之亂，其用重典宜也。至太宗之時，亦可以省矣，而不省。我太祖雖用重典以懲亂，至其作祖訓定律令傳之後世，則不許用法外之刑，蓋因時制宜，不得不如是也。

答應文章

王忠毅公驥。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者。信筆成篇。略不經意。嘗謂人云。北方老實文字。不足爲法。答應而已。連稟付之。此可見公之眞誠。然公之可傳。亦不待此也。

借親

父母垂死。人子於此。正哀痛徹骨。幾不欲生之時也。今人反以送死爲緩。惟以借親爲急。父母死未卽入棺。仍禁家人輩不得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卺之儀。實括髮之戚。而修結髮之好。雖簪纓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爲怪。不知作俑者誰耶。此東谷所見之言也。吾鄉有仕宦於關中者。卒于官。訃聞。其子將借親。沈評事子輕以爲不可。或笑之。以爲不達變通。使或人見東谷之言。將不暇笑。而以評事之言爲從也。

體悉人情

宋張忠定公詠。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憊。使之然耳。故憫之。李旼張乖崖語錄云。

老景

今日殘花昨日開。爲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此姑蘇沈石田啓南之詩也。格律雖卑弱。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入粟補官

宋晉陽王叔永云。納粟補官。國初無此。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飢。乞補弟巽官。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卽止。詔補三班借職。今承信郎自後援巽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國家自正統以來。民有納馬納粟納草納銀授以散官者。至弘治末。又有納銀授指揮千百戶之例。或爲蓄積邊儲。拯濟饑饉。行之以權。一時之急也。然授官者。皆令州縣以禮相待。而豪民往往藉此抗禮長吏。不知遜避。間有廉能長吏。止令庭參。不延之坐。然亦可以撫此爲故事以喻之耳。

賈相表

唐開元相張公九齡。有謝香藥表云。捧日月之光。寒移雪海。沐雲雨之澤。春入花門。雕奩或開。珠囊暫解。蘭薰異氣。玉潤凝脂。藥自天來。不假淮王之術。香宜風度。如傳荀令之衣。臣材謝中人位。參上將。疆場效淺。山岳恩深。唯因受遇之多。轉覺輕生之速。又建中相常公袞有謝緋表云。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居良史之官。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霞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兢惕。蜉蝣之羽。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酬天造。捧戴無力。兢惶在心。二表才數語耳。曲盡賜予之意。二公皆名臣。可以爲法者。故全篇載之。以見不以徒多爲貴也。

文人蹈襲

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有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而唐王勃秋日燕滕王閣詩序亦云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不唯蹈襲其步驟而雕琢愈甚矣

稼軒不取犯古人諱者

宋辛稼軒棄疾帥長沙士人或懇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稼軒察之信然案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稼軒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開禮記卷稼軒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觀此則稼軒所存之厚可知矣宜其不肯甘沒於外裔而自拔來歸也其以忠義顯名也宜哉今世之小夫細人僕隸廝養多犯古先哲人之諱在上者恬不之責而使之改焉其亦異乎稼軒矣

謝莊善對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蓋亦巧於應對者也豈至誠之道哉

劉義慶議避仇

劉義慶宋武帝中弟長沙景王道憐之第二子也帝少弟臨川武烈王道規既薨以義慶嗣元嘉中爲丹陽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讐義慶議以爲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讐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卽實事

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讐。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尙書左僕射。所著世說一書。先儒多稱之。按漢晉六朝有避讐之律。此議甚當。

蘇東坡勸王安石諫興大獄

蘇子瞻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觀東坡大獄大兵之言。雖有所激於中。然漢唐之禍。誠在於此。逐君子。困生民。亦以此敗者。宋也。公之言。可謂有益於國家者矣。

智囊

秦樗里子。漢晁錯。皆號智囊。按樗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且死。曰。葬我必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來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若樗里子者。真可謂智囊矣。貽謀及其身後。若合符節。得以全其邱隴。奇哉智乎。而錯也。爲國據智。不能保其首領。智安在哉。

詠荆軻

荆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絃。七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此陳周弘直詠荆軻詩也。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七首地圖中。

率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此陳楊縉賦荊軻詩也。二詩憤恨之情。皆在意外。靖節之後。此亦佳作也。

富鄭公言有所因

宋富鄭公弼奉使契丹。謂其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愚按此言亦有所因。唐高祖遣鄭元璹詣突厥。元璹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鄭公之言。全述此意。可以見夷狄無親。惟利是動也。

潘岳讖諛

潘岳晉武帝時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棲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尙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竝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執裴楷。和嶠刺促不得休。然則岳之取禍。蓋亦恃才不遜之所致耳。縱使孫秀不銜之。亦何能以自免哉。

題趙清獻公墓詩

宋趙清獻公抃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宋景定間。林存爲潭州帥。罷歸道衢。調千夫荷擔。經墓旁。疲甚。因相與語。趙清獻公抃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

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趙葵幼慧

宋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京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輿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此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牛心山脈

四川龍州宣撫司東南有牛心山。昔唐祖李龍遷葬於山側。武后革命。命鑿斷山脈。水亦如血。及玄宗幸蜀。有老人蘇坦奏。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玄宗卽命龍州刺史修填如舊。未幾。誅祿山。乃升州爲都督府。賜號靈應郡。此說予以爲謬妄之甚也。夫武氏旣鑿斷山脈。則李氏衰矣。玄宗何以復興。玄宗命填其斷處。則地理家所謂客土無益也。吁。玄宗以勵精用賢而興。以荒淫用姦而敗。於山脈何與哉。

論宰予公伯寮

洪武癸酉。崇仁縣儒學訓導吉水羅公恢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者。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予。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遵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例。

陸啓聖王廟疏奏不報時皆服其論之當云。

夏口城

武昌府城西黃鵠山有夏口城。吳主孫權所築。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至劉宋順帝時。柳世隆等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梁末陳初。周將史寧爲土山梯攻之。不能破。黃巢之亂。止陷其外城。蓋其城依山負險。周迴不過二三里。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廣也。

頒書學校

洪武中以夷陵州學正延平張先生智試禮部左侍郎。先生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先生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衆大慙。卒從此議。

霍氏衰

漢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武帝時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吁。光旣知子之不材。而不能避遠權勢。以爲保身全家之計。反因妻邪謀。以怙寵榮。其覆族也宜哉。

李舟語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使周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

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語雖近俗。亦理到之言也。

論三焦

蘇黃門龍川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遇於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旣言其略。復嘆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主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尙可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歎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於衛州。聞高敏之遺說。療病有精思。予爲道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饑。羣丐相櫛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今醫家者流。皆執叔和三焦無狀空有名以自信。不聞有此說。故錄之。

歸姓表

唐鄭準爲荊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幼從母適常山朱氏。冒姓名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鄭語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今考范集無此表。恐好事者以此一聯酷類文正事。故附會以爲其表語。不可知也。